

*Haishang Feng* 海尚风文丛

# 猴头山情事

陈锦国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猴头山情事

陈锦国 著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尚风文丛/陈锦国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8  
ISBN 978-7-5426-4289-9

I. ①海… II. ①陈… III. ①电视剧本—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5.2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9549 号

## 海尚风文丛

著 者 / 陈锦国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500 千字

印 张 / 17.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289-9/I·736

定 价 / 88.00 元(全 2 册)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 猴头山情事

海尚风文丛



听村长这么说，黑娃的心里头一下子热了起来，浑身的血直往脑浆瓜子里涌，村长你快莫这般说，这些年你对我的好，黑娃心里头记着哩。

陈虎湿漉漉的身子冲进林子的木屋里，黑娃油汪汪的下巴正往下滴油哩。

陈虎抹了把脸上的水珠子，牛眼睛骨碌碌地往黑娃面前的菜盆子里一瞄，坏坏地笑出了声，行啊，你黑娃一天一小醉，三天一大醉，这林子里的日子过得挺滋润的嘛。

黑娃猛然间被陈虎捅了软肋，憨憨地笑了笑，这不昨夜里摸黑去山下掏了只乌骨鸡嘛。说罢，黑娃赶紧下炕，直把陈虎往炕上让，来来来，咱哥俩整几盅，这小鸡炖蘑菇可是我的一绝。

陈虎挣脱了把黑娃多情的手，快拉倒吧，就你这小鸡炖蘑菇？快收拾收拾跟我下山去，俺爹他们几个这会儿还在翠莲家饭店里等你喝酒哩。

黑娃惊得眼珠子牛卵包般的大，村长请我吃饭？

陈虎不屑地扫了眼黑娃，咋的，连我的话你也怀疑？

黑娃憨憨地笑笑，我哪敢哩，我这不是有点儿怯嘛。

陈虎扬了下眉，好啦，好啦，就别磨磨蹭蹭的了。

黑娃赶紧找了件破雨衣，身上一披，这就顾头不顾尾跟着陈虎急吼吼地下山去了。

翠莲家饭店的一间雅包内，村长陈权、治保主任丁志高，还有二柱子、三雄几个举着杯早喝开了。

见黑娃进来，村长爱搭不理地抬了抬眼皮子，说坐吧。

黑娃哈着腰，诺诺连声地在陈虎身边的空位坐了下来。

陈虎划拉了下满桌子的菜，咋样，不比你的小鸡炖蘑菇差吧？

黑娃连道，那是，那是。

陈虎顺手抓起了瓶地瓜烧，往黑娃跟前一墩，说啣了它，不啣了它今天你莫想出这个门。

一瓶地瓜烧自然难不倒他黑娃，黑娃自顾斟了酒，这心里头还是犯起了嘀咕，今儿个到底是啥日子啊，这不年不节的，外头还下着一天雨，他村长咋就想起来请我黑娃喝起了酒呢？

陈虎用肘捅了捅黑娃，嘴里叫着，喂，喂，发啥愣哩，啣啊！

黑娃回过神，忙哈着腰朝几个人笑笑，端起了杯。

这时候，村长停下了吃喝，黑娃，我记得你好像也小三十了吧？

黑娃赶紧放下快送到嘴边的酒杯子，恭谦地回道，农历八月二十三就三十了哩。

村长抿了口酒，缓缓点了点头，道，你爹娘在世时，咱们关系处得还不错，眼瞅着你早过了成家的年龄，是我这个当村长的叔没尽到照顾你的责任啊。

说罢，村长还长长叹了口气。

听村长这么说，黑娃的心里头一下子热了起来，浑身的血直往脑袋瓜子里涌，村长你快莫这般说，这些年你对我的好，黑娃心里头

记着哩。

村长摇摇头,说好啥好啊,就因为让你帮我看上了林子?

村长睁着已被地瓜烧撩红了的眼睛,举起杯,冲黑娃,来,叔敬你一杯,等喝了这杯酒,往后你就跟着你志高叔几个一块发财吧。

黑娃还是有点儿纳闷,那看山护林的事就放手了?

丁志高抢白道,林子你照样看着,有啥事你就听招呼就是了。

丁志高这边刚说完,村长那边就站起了身,他冲丁志高,等会儿我镇子上还有个会,就不陪你们多喝了,黑娃那边,你慢慢跟他絮叨絮叨就是了。

丁志高忙站起身,说村长你放心就是了,这边有我哩。



黑娃憨憨地笑笑,想着早起的哩,可这眼一闭,就醒不过来了。三雄坏笑笑,是梦里头跟那个女人干仗干累了吧。黑娃挠了挠荆条般硬的短发茬,脸红了红,没有的事哩。

雨季林梢上的天与远处城里的天没大的分别,铅灰色的云涂抹在脸上,沉滞,冷涩,没丁点儿的阳气。

黑早,陈虎就跟叫早鸟儿似的钻进了林子里把黑娃叫下了山。黑娃顶着沥沥拉拉的雨,跟着陈虎刚迈进翠莲家的饭店,还没来得及抹一把头上脸上的水,候在门厅里的三雄忙将他往靠里的包房领,嘴里自然也少了的责备,你瞅你黑娃,是腿软了,还是真想打一辈子光棍?钱还没挣着,架子倒先立起来了。黑娃憨憨地笑笑,想着早起的哩,可这眼一闭,就醒不过来了。三雄坏笑笑,是梦里头跟那个女人干仗干累了吧。黑娃挠了挠荆条般硬的短发茬,脸红了

红,没有的事哩。

丁志高架着二郎腿,抽着烟,在有滋有味地讲着什么,一边二柱子的脸上也是眉飞色舞,甭猜,他们一定在讲着涉床的荤话。两人面前桦树木做成的圆台面上,早摆了七碗八碟荤的素的,还有五瓶没开启的地瓜烧。见黑娃跟进屋,丁志高忙刹住了跟二柱子的荤话,拿黑娃调侃,昨夜里下山会相好的了吧,这男人啊,就是怪,心被女人揉舒坦了,这身子反倒乏了。黑娃又红了红脸,把进门时给三雄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想着早起的哩,这眼一闭,就醒不过来了。丁志高几个见黑娃的窘态,都咧开了嘴大笑了起来。陈虎说,我进了黑娃的木屋,好家伙,黑娃桅杆立得那个挺啊,整个人就跟条船似的在水里游,脸上的舒坦劲啊,说真的,我真不忍心搅了他梦里头的好事。黑娃憨憨的,赶紧摆手,没有的事,真没有的事哩。丁志高见状,得意地吸了口快燃尽的烟头,冲黑娃笑笑,都说梦想能成真,跟哥几个好好整,等腰里的钱包鼓起来,保管你天天乐得醒不过来。说罢,丁志高冲几个摆摆手,赶紧坐吧,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好进城去。黑娃的屁股正要落定,身子马上又弹了起来,疑惑的眼珠子怔怔盯着丁志高的脸,咋的啦?咋又改成进城去了呢?丁志高冲黑娃压压腕,坐坐坐,说你实诚吧,你又三天两头的下山整点偷鸡摸狗的事。说你脑子活络吧,有些事又跟没齿的锯子,愚钝得很哩。黑娃赶紧冲丁志高恭敬地笑笑,主任说的是哩,我黑娃成日猫在林子里,三个饱一个倒,就是不喜欢思量费脑囊子的事。丁志高很得意地哼了声,你黑娃还算是自知自明。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猴头山上车,不明摆着告诉人,整出的事是咱们一伙干的吗?现在咱们宁愿多走几步路,绕到县城,再上车,爱在哪下手在哪下手,鬼知道车上弄出的事是猴头山咱哥几个干的。黑娃想想在理,人家不愧是村里的治保主任,思量点事就是比自己多出些道道,不服不行哩。

几个落定,丁志高一扬脖,都听好了,门前清,一人一瓶,吃饱喝足上路。几个喜滋滋地开瓶斟酒。二柱子喜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

我说大主任啊，你这大清早的整得也过于隆重了吧，咱这顿整下来，怎么的也得顶四五麻袋的高粱米了。丁志高端起杯，想过这样的日子就跟我好好整，往后这样的日子咱可以天天造。丁志高提议，为咱们旗开得胜，啣一个！几口杯一碰，脖一仰，啣干了杯中酒。黑娃觉出热辣辣的酒就顺着喉口流到了肚子里，夜里头跟单寡妇缠绵的舒坦劲又回到了身上。一顿胡吃猛造，黑娃嘴一抹，痛痛快快地跟着丁志高几个上路了。



黑娃的眼前不停地跳动着单寡妇的影子，他黑娃恨不得今天晚上就把她揣进自家的被窝里。黑娃提足了一口气，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为了单寡妇，豁出去了，等挣够了钱，立马收手！

满载着乘客的长途汽车在树木葱郁幽深的林间公路上缓缓地跑着，这是条林区往外的一级公路。

雨水透过林子的缝隙，溅落下来，把车身前后的公路冲洗得格外的清亮。黑娃无心打量着车窗外的景色，也是的，一个成天在林子里转悠的人，哪能像长期居住在城里水泥笼子里的人，猛然间穿行在林子里，满眼里撞入的除了惊奇，还是惊奇。黑娃下意识地按了按掖在胸口的屠宰刀，他知道，也许再过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他这把一直用来防备野兽的屠宰刀就得祸害自己的同类了。

那天酒桌上，丁志高一跟他絮叨到吃公路饭的活，他的心口就仿佛被人用刀捅了一记，这是人吃的饭吗？那可是要蹲大狱的啊。丁志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口气明显地不逊起来，瞧你出息的，就这样猫在林子里心甘情愿当一辈子光棍？丁志高这句话无疑一根棒



树棍直端端地杵到了他的软肋上，这是啥话呢，林子里的兽们还忙着传种接代哩，但凡是一个人，谁愿意当他妈的一辈子光棍，要不是手头上拮据，我黑娃的孩子早可以提着瓶子下山打酱油了。

黑娃颓然地耷拉下了脑袋。丁志高道，老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年你爹你娘快咽气时，还记得他们说过什么吗？他们的话你大概早忘了，可是我跟村长不敢忘啊，你地下爹娘可盼着你早点儿成家立业哩，没钱你跟谁上热炕啊，这不尽他娘的扯淡吗？我今儿个就给你撂个底，昨天我老婆去了趟屯东头的单寡妇那，人家单寡妇对你的人品还算满意，只是对你身家有点儿想法。听丁志高提到单寡妇，黑娃的心里头刚刚熄了的火又慢慢地燃了起来。

单寡妇虽说比自己大不少岁，那脸盘那身段没得说，黑娃夜里头躺在林子里睡不着，也时时会念到屯东头的单寡妇。黑娃知道自己对单寡妇有好感，每次单寡妇来林子砍柴火，黑娃总会凑上前去，帮衬她一把。黑娃倒是有心跟单寡妇好，可他吃不准人家单寡妇到底是啥想法。黑娃抬起头，说话的底气明显差了一截子，她……她都有啥想法呢？丁志高就这么盯着黑娃瞅，半天才不屑道，人家单寡妇说了，她要养着一对儿女，还要为老的送终，这过日子总不能把嘴给缝上啊。丁志高说，我也琢磨过了，人家单寡妇说得在理哩，过日子当然得讲点儿实际的，没钱想过好日子，你就是说破大天也没人信。

这时候，陈虎、二柱子、三雄几个也跟着胡咧咧，还犹豫个啥啊，这机会多难得，等有了钱，风风光光把单寡妇迎进门，那小日子别说多滋润，哪像你现在这样，吃了上顿愁下顿的。黑娃沉思了片刻，单寡妇他心里是向着她的，谁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哩。可丁志高张罗着的活，那迟早得蹲大狱，两难啊，两难！黑娃平生第一次觉出了抉择的麻烦。陈虎仿佛窥见了黑娃的心事，你黑娃不就是怵警察吗，警察再有能耐又能把哥几个咋啦？别忘了我爹还有丁叔他们是干什么的。丁志高接口，村委会是啥意思你黑娃该懂吧？它代表的就

是一级政府。村长就是咱猴头山一级政府的头。警察能耐再大，他们破案子最后还不得靠我们这些基层的一级组织。咱老丁今天也不是当着黑娃的面说大话，我跟村长往猴头山一站，警察就是化成了水，也休想渗进咱猴头山。陈虎很老道地上前拍拍黑娃的肩，就别寻思那些没用的了，早点挣来钱，早点儿把单寡妇搂你被窝里过日子吧。

黑娃的眼前不停地跳动着单寡妇的影子，他黑娃恨不得今晚就把她揣着自家的被窝里。黑娃提足了一口气，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为了单寡妇，豁出去了，等挣够了钱，立马收手！

#### 四

陈虎卷着一股风重重地压了过来，他二话没说，提刀上前便捅了过去。眼看着刀尖就快捅上了臂大腰圆男子的胸窝子，这时候，男子身边的光头出手了……

黑娃略偏了偏头看看窗外，他知道，再过五分钟车就该进入野猪坡了。上车前村长就有过交待，他跟三雄便着车就在野猪坡等着，等车上的黑娃、丁志高、陈虎，还有二柱子，干完活，立马登车走人。

黑娃一边坐着的丁志高轻轻捅了捅黑娃，黑娃会意地朝他颌颌首，这就站起了身。黑娃这一起身，显然是给车上哥几个发出了该动手的信号，接下去车厢内的乘客就该遭殃了。

望着车厢内东倒西歪昏昏欲睡的乘客，黑娃紧绷的心还是松弛了许多，他们中没有人会想到大祸即将临头，就如同蓝绸子的天上无论如何也不会倾下雨珠子来。黑娃对自己说，自己真是想多了，其实压根儿没必要把自己绷得紧紧的。黑娃利索地跟哥几个对了下眼，哥几个迅速摸出了丁志高事先给他们准备好的女人丝袜，往

头上一套，这就掏出身上掖着藏着的家伙，占住了过道。黑娃猛然间咆哮了一声，都他妈的醒醒，赶紧把钱掏出来，否则别怪哥几个不地道！说罢，他跨步上前，一把薅住了司机的头发，命令停车，明晃晃的刀子就架在司机的脖子上。司机这一急刹车，把还懵懂着的乘客彻底给吓醒了。他们中还有人念叨着，这咋整的啦！这时候，车厢中段一位年约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嚯地站了起来，他斥道，你们还要不要王法，你们这是在犯罪！说着，男子手臂还很领袖般地一挥，大家伙不要怕，咱们团结起来跟他们拼了！车子里不甘被劫的乘客马上跟着呼应起来，对，咱们跟他们拼了！眼瞅着势态有点儿失控。黑娃一把拔下车钥匙，忙转过身冲到领头男子跟前，顺手就朝男子脑瓜子上劈了一刀，我让你拼，不怕死你就再嚷一声大爷我听听！那男子捂住头上的伤口，血透过手缝呼地涌了出来。男子被激怒了，他冲出座位，直扑黑娃而来，你们会遭报应的！陈虎奸笑着，今天我就让你尝尝什么是报应。说罢，闪电般地朝男子的右胸戳了一刀，血顿时间涌红了男子的夹克衫，男子在众人的惊叫声中晃了几晃，便像影视剧上中弹的人不甘似地倒在了过道里。见出了人命，刚刚还有点热度的车厢顿时间被黑娃哥几个搅起的血腥给吓退了回去，这些家伙都是亡命徒哩，要命还是保钱？一车子人仿佛霜打的叶子，焉了。丁志高、二柱子这时候把早准备好的面口袋往众乘客跟前一送，众乘客乖乖地往面口袋里投细软。

此活计，黑娃哥几个没想到会这般地利落。人一碰到血腥，又有谁不见着腿软哩。黑娃哥几个脸上看上去凶歹歹的，可心里头得意着哩。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得意似乎略嫌早了点儿。

就在丁志高提着面口袋走到车后排，问题来了。

后排座位上两个男人却偏偏不给黑娃哥几个面子。那两个男子，一个推着光头，看上去还算眉清目秀的，另一个则生得臂大腰圆的。那个臂大腰圆的男人翘着二郎腿，不屑道，咋地？还真想一网打尽啊？丁志高一听火就蹿了上来，咋说话呢，你算那门子神？惹

毛了咱哥几个，过道里躺着的就是你的榜样。臂大腰圆的男人鄙夷地笑了笑，就你们几个还想吃公路饭？趁早，放下口袋，滚回你们的屯子去！说罢，又不屑地笑了几声。臂大腰圆的男人这一声笑，可把丁志高给彻底地激怒了。丁志高瞪着怒眼冲身后的陈虎吼了一嗓子，过来，做了这小样的！陈虎卷着一股风重重地压了过来，他二话没说，提刀上前便捅了过去。眼看着刀尖就快捅上了臂大腰圆男子的胸窝子，这时候，男子身边的光头出手了，就见光头右手电光般一闪，陈虎马上便跟杀猪似的嚎叫了起来。陈虎的手腕子被光头擒住了，手里的刀落了下来。就在刀即将触地的一瞬，光头用脚尖轻轻一挑，刀就像变魔法似的已握在了光头的手里。光头这一连串的利落动作，看得丁志高是心惊肉跳，丁志高大张着嘴，哆嗦着指着光头，你们是雷子？光头不疾不徐地拍着刀面，你看呢？丁志高咋呼一声，哥几个，撤！车上有雷子！

往车下冲，丁志高、二柱子自然不会拉下手里的面口袋。四个贼拼了命往野猪坡出溜，光头，还有那个臂大腰圆的男人提着气往前里追。

车下的一幕，让车上的乘客看得是目瞪口呆。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冲司机大吼了一声，还发啥愣啊，赶紧救人啊！司机猛然转过神，这才忙从口袋里掏出客车的备用钥匙，发动了车子，便往不远处的香河镇医院赶去。

## 五

臂大腰圆的男人冲黑娃阴阴地笑着，跑啊，咋不跑了呢？说罢，抬手一抡，树上一只鸟窝就雨点般地撒落了下來。黑娃心里一凉，妈啊，幸亏自己识时务，否则，小命还真不保了哩。

黑娃听到了身后的枪声，知道这回彻底地完了。

不远处，林子遮着的小道上，黑娃清晰地看着村长还有三雄各自开着摩托一溜烟跑了。

眼看着就蹿到了林子边的小道了，村长、三雄也太他妈的不地道了，黑娃相信，只要他们再稍稍等上自己那怕三两分钟，今天也就侥幸踏上活路了。黑娃自然不甘就这么栽了，他心里还掖着娶单寡妇的梦哩。

又是一声枪声。

这一枪黑娃仿佛腿上挨上了子弹，人险些儿栽倒在地上。

黑娃看到了身前不远处，挨了子弹的草地上，那些疯长的野草就像是腾起的水花。再没头苍蝇似地瞎跑，明年的今日肯定就是自己的祭日了。

这时候，他听到了丁志高身后嘶声力竭在喊，黑娃，快站住！

黑娃身子一怔，立定，再缓缓转过头，臂大腰圆的男人提着枪已近到身前，抬腿就是一脚。黑娃腿一软，登时跪倒在地上。不远处，丁志高几个也跟自己一样，老实地跪着，那只装着钱财的面口袋就在光头的脚跟前。

臂大腰圆的男人冲黑娃阴阴地笑着，跑啊，咋不跑了呢？说罢，抬手一枪，树上一只鸟窝就雨点般地撒落了下来。黑娃心里一凉，妈啊，幸亏自己识时务，否则，小命还真不保了哩。男人又朝黑娃踢了一脚，还不滚到你那几个混混那边？黑娃听话地站起身，刚刚被男人踢过一脚的肋骨热辣辣地痛。

黑娃按着受伤的肋骨，灰头土脸地走到了丁志高几个跟前，心有不甘却有万般无奈地跪了下来。

臂大腰圆的男人把手枪往丁志高几个跟前一扔，认识这是什么吗？丁志高胆颤颤地回道，认识，这是你们警察专门对付我们这些坏人的。男人坏笑着，还知道自己是个坏人，看来还有得救啊。丁志高侥幸地抬起头，哀求道，警察同志，我对天发誓，今儿个是咱哥

几个第一天上道,你们大人大量,今天且放我们一马,日后我们保证重新做人。

男人啐道,上了贼船的还有个好货?重新做人,快死了你这份心吧!

丁志高嗒然地低下头,他知道,再怎么求警察,单凭黑娃、陈虎刚才车上那两刀,在大狱里蹲个十年八年也是跑不脱的。认栽吧。

这时候,男人哈哈大笑起来,我今几个就是放走了你们,就凭你们这点能耐,用不着半个月,你们还得吃牢饭去。

一直不太言语的光头这时候发话了,都起来吧,实话跟你们说吧,我们哥俩今天是救你们来了,想想吧,今天你们真要是落在警察的手里,日后还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

还是黑娃反应快。黑娃猛地抬起头,怯怯地问道,莫非你们跟我们是一路的?

臂大腰圆的男人上前啪地甩了黑娃一耳光,谁他妈的跟你们是一路货。记着,我们是领你们发财的!

黑娃懵了。黑娃被男人的大嘴巴子还有斥骂,弄得是云里雾里。

男人指了指地下的枪,命令道,把它收好了,往后你们哥几个就跟着我们一起干,没有我的指令,你们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丁志高一听提悬着的心终于复归到了原位,今天没被警察逮了,又遇上了能领哥几个致富的高手,喝水长肉的事还真让哥几个碰上了。他巴结地说道,那是,那是,我们哥几个日后就是你手里的卒子,你说往前冲,咱们绝不后撤。

臂大腰圆的男人又指了指光头,以后你们就叫他大哥,我叫刘坚子。

丁志高几个很乖巧地齐声叫了声大哥,又叫了声刘哥。

被叫着大哥的光头发话了,好了,不打不相识,咱们今天有缘聚在一块,往后咱们就是亲兄弟了,一会咱们去喝场结义酒,再好好

谋划谋划接下来怎么干。

丁志高马上又显出了巴结相，忙上前托住光头的胳膊肘儿，走吧，我那店面虽小，可菜做得地道，保管你吃了一回，还想着下次。

刘坚子跟光头对视了眼，光头微微点了点头，林子里一帮狼狽这就冲十多公里外的翠莲家饭店而去。

## 六

巴特躺在行军床上刚合上眼，值班的小宁走了进来。小宁有些歉意地叫醒了自己的队长，说道，刚刚接到指挥中心电话，说是黑山通往塔山的公路上又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案，一死一伤。巴特一听头又大了……

巴特揉着通红的眼珠子走出审讯室，这时候雨季的丰裕城已显出了晨光。

巴特扩展了几下身子，又使劲地吸了几口满含着朝露的空气，略显昏沉的脑袋一下子清晰了许多。这一个月来队里被城西纱厂一带出现的色狼折腾得是精疲力竭。这个名叫赖三的色狼，白天睡大觉，到了凌晨他那双色眼瞪着溜圆，专瞅那些下班的落单女工。尾随到无人处，这家伙蹿上前，二话不说，朝着单身女工的屁股就是一刀，劫财又劫色。让巴特他们倍感压力的是，那个隐蔽色狼连一位有着身孕六个月的女工都不放手，女工被奸了不说，最后连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保住。现场那一大摊血就像是一块大大疮疤，弄得巴特是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一时间，城西纱厂一带被搅得是人心惶惶，群众怨声载道，对公安意见很大，县上也要求公安局限期破案。现在，这个叫赖三的色狼把一切都撂了，案子总算在限期内有了个交代。

回到队里，巴特躺在行军床上刚合上眼，值班的小宁走了进来。小宁有些歉意地叫醒了自己的队长，说道，刚刚接到指挥中心电话，说是黑山通往塔山的公路上又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案，一死一伤。巴特一听头又大了，上起长途客车抢劫伤人的案子还没破，现在又忽地冒出了两起，这些歹徒看来真疯了。巴特点了支烟，都细说说咋回事？小宁说道，这两起案件，一起发生在黑塔公路的东首，邻近洪都镇，另一起发生在黑塔公路的西首，在大愚镇境内。从这两起案件发案时间来看，它们似乎非常巧合，并不孤立，我倒觉得它们很像是有预谋的团伙作案哩，目的就是多点出击，以此来分散我们的视线。巴特点点头，搓揉了几把带着血丝的眼睛，那现在受害人的身份确立了没有？小宁道，法医和技术组的人正往现场赶哩。巴特立起身，扩了几下胸，说，通知重案组，十分钟发车去现场。

## 七

刘坚子点上烟，美滋滋地吸了一大口，烟从他鼻孔嘴巴里悠悠吐出，他缓缓开口道，跟前的这些票子大家伙也瞅着了，真金白银啊，在猴头山跟头猪似的成天头拱地，一年也挣不来几文钱！

猴头山巨兽似的在黛青色的天光下闲舒地睡着，山脚公路一侧的翠莲家院子里已经醒了，四角的路灯把偌大的院子照得通亮。一只早起的芦花草鸡，钻出鸡窝，伸着脖子，一颠一颠地觅起食。灶台一侧的鼓风机嗡嗡地叫着，铁锅里腾着团团的雾气，精干的翠莲围着花围裙，在忙不跌地为进店的客人准备饭菜，叫黄儿的狗摇着尾巴，调皮地绕着翠莲腿脖子打转转。

店内一间不大的包房内，烟雾腾腾，头顶上的日光灯滋滋地叫



着，锃着油光的圆台面四周坐着刘坚子、丁志高、二柱子、三雄、陈虎。虽然一宵没合过眼，从他们兴奋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半点倦意。几个人紧紧地盯着黑娃手里的面口袋，闪着精光的几双眼睛是一眨不眨，白色的面口袋上能见着印着血渍的暗红色。

黑娃一提面口袋，拎起口袋的底，哗啦一下，口袋里的抢来的面值不一的票子，还有闪着金光的项链、戒指、手链等饰品，悉数摊在了圆台面上。刘坚子嘴角叼着烟，一只眼眯缝着，他冲几个人挥了挥手，说把这些票子理理清。几个人贪婪地往自己胸前划拉来些票子，不消两三分钟，劫来的票子便理清楚了，十万出头点。

丁志高兴奋地笑了起来，巴结地朝刘坚子递了根烟，刘哥你真行啊，我早就知道跟着你这往后的日子咱指定比城里人舒坦。刘坚子显然对丁志高的话很消受，他用烟屁股续点手里的烟，三雄忙把打着的打火机凑了过来，刘坚子点上烟，美滋滋地吸了一大口，烟从他鼻孔嘴巴里悠悠吐出，他缓缓开口道，跟前的这些票子大家伙也瞅着了，真金白银啊，在猴头山跟头猪似的成天头拱地，一年也挣不来几文钱！我刘坚子把话撂这儿啦，往后只要咱们一条心，就跟条猎狗似的忠诚大哥，我保证，你们几个以后日子就像老丁说的，指定比城里人强！

丁志高忙不迭拍马屁，那是，那是，咱哥几个铁定跟着大哥干，捧打不散。

二柱子拍拍傻笑着黑娃，都听着了吧，等你当上了城里人，恐怕连单寡妇瞅都不会瞅上一眼了。刘坚子不屑地撇撇嘴，一个山里的小寡妇算什么，城里的黄花大闺女排着队候着你们哩。几个又傻傻地笑了起来。

这时候，门外传来脚步声，丁志高朝刘坚子看了眼，说是翠莲上菜来了。

刘坚子一努嘴，三雄麻利地把桌上的钱物往面口袋里装。丁志高快步走到门后，手握着门把手，扭着脖子看三雄收拾。等三雄收